



# 在春天里 怀念一只冬天的鸟

□唐云

子。突然，一只鸟跌跌撞撞，落在街上。它瘦小的身躯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羽毛凌乱，眼神中透露出疲惫与绝望。大概是冻得快不行了，它微弱的气息几乎难以察觉。熙熙攘攘的行人也没能让它感到惊吓，或许渴望向路人求助，它用无助的眼神诉说着生存的艰难。它想飞，却怎么也飞不起来，每一次扑腾都显得那么无力，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一辆出租车呼啸而过，差点把它碾碎，车轮溅起的雪沫打在它身上，它无力地缩了缩身子。

我拾起这只鸟，羽毛很湿，握在手里，几乎没有生命的温度。冰冷的触感让我心头一紧——怎么会是一只孤鸟呢？它的父母兄弟姐妹在哪里？难道是它们抛弃了它，在最冷的时候让它归于白茫茫的大地？难道是这白皑皑的世界反倒让它迷失了航线？或者只是因为饥寒交迫……各种念头闪过我的脑海，每个疑问都像一根细针，轻轻刺痛着我的思绪。

我将它紧紧贴在胸口，试图用体温传热给它。它微弱的心跳逐渐在我的体温下变得有力，它的生命在快速复苏，随后在我手心里活蹦乱跳。我将它放飞，我知道它的世界在天空。可以想象一下，一只鸟如果不能飞翔会是什么样

子？那将是多么悲惨的囚禁。

看到它逐渐飞高，逐渐飞远，每一次振翅都充满力量与希望。我自然地泛起了微笑，那笑容如同春日里绽放的花朵，温暖而明亮。渐渐地，它消失在我的视野里，望着它远去的方向，心中满是欣慰。突然间，我感到了苍凉和落寞，变成了一个站在寒风里的孤独背影。路上行色匆匆的行人、漫步看雪

景的市民，都没注意到这个孤独的影子，也不会在意这个影子。我多想就这样站着，变成一只鸟，奋力飞向天空，感受自由与辽阔。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我却越来越怀念那只鸟，不知道它能否飞出生命的冬天？它的命运是否如我所愿，在春天的暖阳下重新焕发生机？

再寒冷的冰雪都无法阻挡春天的脚步，我多么希望在春天的鸟鸣世界里，其中就有那只鸟。它在放声歌唱，歌声里或许会带着历经寒冬后的坚韧与喜悦，在春风中飘荡着，成为这个春天最动人的旋律。

(作者系四川省川东监狱民警)

已是鸟语花香的春天，枝头的新绿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各色花朵竞相绽放，空气中弥漫着甜美的芬芳。每当春风拂面，我总会想起那只在寒冬中挣扎的鸟，它的身影如同一个未解的谜，萦绕在我心头。

那年的冬天，北风呼啸，天地间仿佛被一层无形的冰霜笼罩。我们这里很少下雪，居然也纷纷扬扬飘起了大雪。雪花如鹅毛般轻盈落下，覆盖了城市的每个角落。大人小孩喜不自禁，纷纷出门赏雪，孩子们在雪地里奔跑嬉戏、堆雪人、打雪仗，欢声笑语回荡在街道上。银装素裹的世界给人诗意的遐想，圣洁的大地也让人内心寂静，整个世界仿佛都沉浸在一片纯净与安宁之中。

我独自一人走在大街上，冬日的黑把街面的雪白映衬得分外分明。路灯初亮，昏黄的光晕在雪地上投下斑驳的影

## 再见，三月

□瞿明斌

风里的暖意渐渐浓了，枝头的花事也换了模样，不知不觉间三月已悄然走到了尽头。我静静伫立窗前，抬头凝望最后一缕三月的风悠悠拂过院中的花木，心底不由泛起层层温柔的涟漪，涌起几分温柔的不舍，轻轻道一声：“再见，三月。”

三月的开篇，总带着料峭春寒里的温柔惊喜。清晨，我沿着熟悉的河畔步道缓步晨练，最先撞见的是堤边含苞的梅，粉白花瓣顶着晨露，在微凉的风里悄悄舒展。彼时晨雾还未散尽，河面泛着淡淡的柔光，枝头雀鸟轻啼，连空气里都裹着早春的清润。我慢下脚步，细细打量这春日初醒的景致，一如当年伏案时，用心捕捉生活里最鲜活的细节。

步入三月中旬，春意便彻底铺开开来。街边的柳丝抽了新芽，嫩黄转青，软软地垂在路边；樱花开得热烈，粉云般缀满枝头，风一吹便落得满地芳菲。每日晨起侍弄院中的花草，看新叶慢慢舒展，是最闲适的时光。偶有闲暇，便泡上一杯清茶，翻看旧时的文稿，那些与文字相伴、为声音奔走的岁月，与眼前的温柔光景交织，竟觉得时光格外醇厚。

三月的尾声，总是悄无声息。枝头的梅渐渐落了，换作桃李争艳，草木愈发葱茏，连阳光都变得愈发温润绵长。晨起散步时，不再有早春的寒意，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的影，落在肩头暖而不燥。指尖轻拂过路边鲜嫩的枝叶，才惊觉三月即将落幕。它不像盛夏那般热

烈，也不似深秋那般沉静，只是以温柔的姿态唤醒万物、抚平心绪，给历经寒冬的大地，添上满满的生机与希望。

时光匆匆，三月的美好，终究是要留在记忆里。它是早春的萌芽，是花开的欣喜，是清茶伴读的闲适，更是岁月赠予的一段静好时光。没有轰轰烈烈的景致，只有细水长流的安然，这便是三月最动人的模样。

挥手与三月告别，没有伤感，只有感念。感谢三月，赠予我满目春光，也赠予我闲适从容。再见，三月，愿那些温柔与美好都藏进时光里；迎着四月的朝阳，继续守着岁月安然，静待更多美好如期而至。

(作者系重庆市南川区政协退休干部)

## 一封由心跳写就的家书

□阿袁

儿子对我的爱，如同天下大多数父母一样：爱，但不善表达！

比如说现在，突然收到远在新疆工作的儿子寄来的礼物。“又乱花钱。”我嘴上嗔怪着，可心底却悄悄绽放了一朵花。拆包装的动作也格外轻柔，像在剥开一颗舍不得吃的糖果。

快递盒启封的刹那，一缕金属特有的冷冽光泽漫了出来：一只智能手表正静卧在盒子里。“太漂亮了！”我忍不住赞叹。

精美的外壳、优雅的表面、鲜艳的色彩……所有的精致都像被揉碎的星光，细密地裹在这方寸之间，也妥帖到了我的心尖上。我将手表轻轻取出，有些迟

疑，最后还是套在了手腕上。金属表扣“咔哒”一声轻响，仿佛完成了一个郑重的仪式。抬起手，有些笨拙，仿佛戴上的不是一件饰品，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来自远方的牵挂。

这是儿子上班后，用第一个月工资给爸爸妈妈买的礼物。那只男士款智能手表，当然成了爸爸的最爱。他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时间，映着清晨的阳光，对着表针念叨“这小子选的表时间真准”，还得意地跟来家串门的老伙计炫耀：“你看，这表不光能看时间，还可以测血氧、分析睡眠，我这老胳膊老腿的，有它在身边，踏实！”

我也总把袖子卷得老高，故意让腕表露出边角，同事或来往的客户问起时，就装作不经意地说：“孩子寄来的，说能测心率。”其实，我在心里早把那串钛合金表带摩挲得发亮，仿佛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成了儿子悄悄的拥抱。

“为啥送这么贵重的礼物？”晚上视频时，我的语气柔得能滴出水。“上周在医院调研，见医生正

给患者讲解智能手环的监测功能，我觉得好，所以就买了！”儿子说。

“妈，那个小红心就是心率。”儿子引导我轻点屏幕，一个心形图案开始有节奏地跳动。“这样我就能在手机里看到您的心跳了。您跳广场舞跳得开心，心跳有力，我心里就踏实。”我笑了。原来这冰冷的数字，也可以被“翻译”成如此温暖的画面。

“反正，平时你都要把表戴上，这样我也安心些。”更多煽情的表达儿子说不出口，但我知道，他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回馈着对父母的爱。那些笨拙的惦念、细碎的举动，早就在时光里长成了最动人的模样。

如今，这表已悄然融入我的生命节律。它是我身体沉默的伴侣，更是儿子目光的延伸。我忽然明白，这腕上的方寸屏幕，是一封由我的身体数据写就的永不间断的“平安家书”。儿子通过这封“家书”，参与着我的生活，守护着我的健康，仿佛从未远离。

爱，从未因时代的更迭而改变，它只是换了一种更聪明的方式进行表达。

(作者系重庆市巴南区作协理事)

## 玻璃栈道(外一首)

□张佐平

拥有一方悬崖峭壁  
就喜欢建造一种唬人的结构  
我看见那些瑟瑟发抖的人  
要么扶着崖壁  
抓着一根存在的虚无  
要么仰视天空  
发出一番无用的惊叫  
只有玻璃栈道自己明白  
它只不过是  
借陡峭之势、透彻之名、凌空之虚  
紧钉悬崖的骨头，制造  
一种让人一看就穿的深渊  
吓唬吓唬  
那些患有恐高症的人

### 冰凌

我敬佩向下生长的事物  
它的叛逆，它俯首的艺术

如榕树的须根，可抱团  
如屋檐上倒挂的冰凌，有剔透心

一座山峰向下生长成就了海底  
一片瓜地向下生长结出了果实

我向下生长，变成了一米六二  
就像那根冰凌，容易折断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 下庄命运线

□陈志

大山的巨掌  
把下庄人紧紧捂住  
就像命运  
合围一群无辜的生灵  
无路可逃

我命由我 不由山  
毛相林带领乡亲们  
把性命系在腰间  
用血肉之躯  
在大山的掌心  
硬生生凿出一条生命线  
哪怕耗尽两千五百年  
六条鲜活的生命  
如红叶般飘落绝壁  
也要把命运  
紧紧攥在自己手心

而今我沿着这条  
下庄人拿命死磕出的  
曲折如掌纹的天路  
来到千米之下的  
天坑底部  
只为与  
年近古稀的毛相林  
执手相见

这么多年了  
他那粗砺如崖壁的手  
掌纹依然清晰  
热血仍旧滚烫

两手紧握 大山缄默  
掌中命运线骤然相接  
一股电流  
瞬间将我疗愈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